

岁月笔记本

初为人母

■ 刘亚茹

日历轻轻翻过一页，年轮就重重画了一圈。过去的十二个月，已被时光匆匆收去，其实时间不是流逝的，流逝的是我们。

2021年是我成为妈妈的第二年，初为人母的我沉浸在母亲这个角色里，累并快乐着。为了能有更多时间陪伴他，我在单位所在的小县城租了房子，上班我妈帮带他，下班就飞奔回家。因为有了他，我的生活被完全改变。他的一颦一笑时刻牵动着我的心，吃喝拉撒睡都一样我都想照顾得最好，我想把最好的东西全给他。他一天天成长，从第一次翻身、第一次长牙、第一次叫妈妈，到第一次走路、第一次模仿大人、第一次说出连续四个字，都令我激动不已，感叹生命的神奇。

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，我也被孩子温暖着，和他一起成长着。他带给我数不清的欢乐，总是被他不经意的表情和语言逗得捧腹大笑，我不再是心智不成熟的大人，我开始承担起责任，像突然有了盔甲，也有了软肋。我一边看着他慢慢长大，一边被他的纯真善良治愈着。从前的我脾气急躁，但面对他不自觉地语言变轻，多了耐心，多了温柔。我开始更加理解他人，体谅他人，我努力变成一个温暖乐观的人，成为孩子的榜样。

前段时间跟父母拜访一位长辈，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是敬小不敬老。”他没有针对我，却让我猛地一惊，耳根发烫。回家后我反思自己，为了多陪孩子让我妈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根本没有问过她愿不愿意；孩子咳嗽一声我紧张得要命，我爸生病

打针连续一周，我最近才知道；我上班不在家时我妈一个人照顾孩子，很少关心她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，只关心孩子吃的好不好，营养够不够……大半年时光，我把心思和注意力完全放在孩子身上，忽略了父母，忽略了爱我最深的人。

人的一生要担任许多角色，我是孩子的母亲，是丈夫的妻子，也是父母的女儿。儿时，我们把父母视作超人，想要活成他们的模样。长大后，却不知不觉将他们推远。蓦然回首，想起爸妈双手粗糙龟裂，头发夹杂着银丝，皱纹爬上脸庞，父母不再年轻，其实我早已发现，只是选择忽视。我已成家立业，却还要他们为我操劳，再忙也能抽出身来，从不要求儿女半点，只要儿女过的安稳便心满意足。幼年时，父母是参天大树，为我遮风挡雨。再过一年，我便三十而立，该为他们遮风挡雨了。

潮起潮落，花开花落，一年又一年。时间改变着人，我们最终都要长大，都要跟稚嫩的自己告别。二十岁，对世界充满懵懂无知的期待和对物质的憧憬；快要三十岁，物质渴望已淡去且坦然。二十岁，期待幸运到不劳而获；快要三十岁，明白脚踏实地才是成功的钥匙。二十岁，对父母有怨言，觉得他们管我太多；快要三十岁，体会到为人父母的不易。二十岁，很迷茫，不知道将来做什么；快要三十岁，依然迷茫，但心沉稳下来。

时间和经历让人变得成熟。不管新的一年遇到何种境遇，我都会坚定勇敢地走下去。

（作者供职于富平管理所）

虎年送福（剪纸）

作者：贾秀珍



乡村灯会

■ 方华

乡下大伯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今年村里办灯会，热闹着呢，要我抽空回去看看。

车子还未进村，我就感受到了热烈的喜庆气氛。村边的几棵大树上已是挂满了红红的灯笼，两只高音喇叭正播放着喜洋洋的乐曲。

下车，见村口一家屋子的门口，一位老妇正聚精会神地装饰花灯。五颜六色的彩纸，在她手上的一把剪刀下变成各种形状美丽的花边，张贴在八角灯笼型的花灯棱角处。几盏扎好的灯笼放在一边，一位年青的女子正提笔在花灯的四面画上各种鲜艳的花朵。看着她们熟练的手势，我不由发出赞叹：“好手艺啊。”老妇抬起头，认出了多年未回乡的我，热情地打着招呼。老妇笑着问我：“是回来看花灯的吧？”我笑着点头。

入村，一路向大伯家走去。见家家户户的门前檐下皆挂起灯笼，圆的、方的、六棱的、八角的，五颜六色，让人感觉喜气扑面。大伯大婶已是恭候在自家三层小楼的门前。进入宽敞的堂屋，见八仙桌上已是摆好了一桌酒菜。桌子的正上方，也悬挂着一只硕大的红灯笼。叔侄把酒，满脸红光的大伯告诉我，这几年的农村政策好，家里开了民宿，我的几个堂兄弟又合伙办了一个粮食加工厂，日子是过得越来越滋润了。口袋里的钱多了，大伙儿便合计着今年元宵办个灯会。这不，一提议，每家每户都乐意喜庆一回。

酒至酣处，夜色降临。大伯说，村里的灯会从正月初八一直要玩到元宵节，今晚的灯会要开始了。于是随大伯出门，见节日盛装的村民们兴高采烈地从各自的家门涌出，年青人 and 小孩子手里的灯笼在夜色里闪烁游动。

随着人群，到了村中的一块广场，见乡

村大舞台上已是彩灯高挂、红绸飘垂，台上有男女两位年轻人在主持，只是观者如堵，人声嘈杂，根本就听不见说些什么。见主持人的话音刚落，忽然烟花冲天而起，在五彩礼花的映衬下，广场四周大亮，原来，整整绕场一周的一盏盏鱼灯同时被点亮了。鱼灯，当然是预祝着年年有余了。

一大一小两只狮子从人群中舞着进场。大伯兴奋地告诉我，这就是我的几个堂兄弟出钱做的，也是他们自己舞的。怪不得刚才叔侄把酒时没见他们过来。

狮子午后，有两条长长的龙灯进场。舞过二龙戏珠的套路，有村民在场边燃起鞭炮，于是，两条龙便向鞭炮声处舞去。我看见有人将一根长长的竹竿树起，竿头用红绸拴吊着物品。大伯告知，那竿头上吊着的是糕点，玩龙灯的要将糕点取下，寓意来年步步高登高。正为舞龙灯的捏着一把汗，忽见两条龙互相盘缠，龙灯下的人相互叠加，一条龙仰首摆动，似在鼓舞，一条龙渐渐升高，龙口大张，终于取下了竿头的糕点。欢笑声和鞭炮声顿时响成一片。

之后，摇旱船的、踩高跷的陆续进场，穿插着村里年青人的歌舞，把一场乡村灯会推向了高潮。

这时，卸了装的几个堂兄弟挤了过来，说村中新盖的祠堂里有灯谜会，问我这个喜欢舞文弄墨的兄弟是否去那里看看。

祠堂里灯火辉煌，香火缭绕。一盏盏转动的走马灯下挂着灯谜。这里多得是老人和小孩，每有灯谜猜中，总是一片惊喜欢呼。

手里拿着几件猜灯谜中的小奖品，在几位堂兄弟的簇拥下回到大伯家。屋中已是重开酒席，只是席设三楼的宽大的阳台上，席上依是几盏大红灯笼，将阳台照得红火通亮。举杯眺望村庄，真是“灯火家家有，笙歌处处楼。”

大雪（外一首）

■ 安海东

一生中经历过的事物
记住一次就足够了
比如，思念被掩埋
一个人的背影被掩埋
一个村庄被淹没
乡愁随着大雪

回来
像风扑进了屋子
冷的人，牙齿直打哆嗦
从此，回家的梦少了很多
更多的冬天
会对着窗外出神
情思奔涌，却说不出阳光下
雪有流不完的泪水

立 春

想你的时候，总拿风来说事
就在昨晚，风吹醒了我的梦
也吹醒了梦中的春天
一朵腊梅，妖艳枝头
仿佛要把人间看个够
爱你，我找不到合适的理由
阳光走失了雪花的脚印
能捧出手的三月，不是你想要的
给你想要的
你已喜欢上别的春天
也许是我做的不好
不必悲伤和抱怨
我想告诉你
一个人一辈子
只喜欢去一个地方
只能够爱上一个人，爱上一个春天

（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）

花灯（外一首）

■ 杨丽丽

一盏盏花灯
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儿
点亮初春的夜空
也像跌落凡尘的星星
带着春风的希望
点燃一颗颗奋斗的初心
那些压抑不住的绿色
一点点破土而出
在五彩缤纷的光影里
等待着再一次浸染人间烟火

元宵

在北方叫元宵
在南方叫汤圆
圆形的身躯包裹着内心的甜蜜
燃烧出炉火
翻腾出万家灯火的团圆
春风已到
甜糯的祝福
叫醒味蕾上的春天
那些悄悄萌动的春意
包含着万千滋味
一颗一颗在舌尖绽放



我是一个“丑”女生，从小不自信，久而久之，养成自卑胆怯的性格，但是骨子里不认命的劲，内心深处埋藏着一颗芭蕾舞的种子，我多么渴望像《天鹅湖》美丽的舞者，舞出优雅与自信，舞出美好的人生。

梦想一定要有，万一实现了呢？我被梦想“砸”了一下头，照进了现实，让我遇见了芭蕾。第一堂芭蕾舞课是基本功的训练，有站立、开肩、压脚动作，每一个动作对我都是考验，再怎么努力，老胳膊老腿就是不听使唤，就这样稀里糊涂上完了梦寐以求的一课。课后，虽然沮丧，却记住了受益终生的一句话，芭蕾老师说：“你站在那里，相信自己是美丽的，你就是骄傲的公主。”

动静皆宜

■ 张 宏

去年七月，我从西安来到陕南山区工作。通勤与生活，让购置摩托成为刚需，一番考察，入手一台小排量踏板摩托。工余闲暇，骑上心爱的小摩托游走汉水巴山的小城深巷，好不自在。原设想，秋高气爽游荡在乡间田野，访古探幽，哼唱着“蓝天多辽阔，点缀着白云朵朵”，看农夫忙收割，来上几次“垄上行”。无奈今秋雨水过盛，无过渡入冬，错过骑行好时节，只能寄幻想于春暖花开，畅游花海、茶园。

忙完一天工作，业余生活很简单，不是每天都出去。看剧、刷抖音打发无聊，读书、写字消磨闲暇，还开眼界磨性子。写毛笔字，实在是磨人的小妖精。因字不好看，从小仰慕写得一手好字的人，特别是能写毛笔字的人，或大气，或娟秀，或飘逸，或工整，心中慨叹，啥时候自己也能写出好看的字啊。

其实，几年前就开始写毛笔字了。无奈悟性不够，资质太差，写的不少，进步很小。有位一起玩摩托的小朋友，受我影响练毛笔

字，从楷书练起，现在正练隶书，一板一眼，已然有模有样，进步很大。不过，我倒不心急，每天涂涂抹抹，再一端详，这个字写得好了一点，那个笔画不太到位，这个笔顺更漂亮。在抖音上关注几位书法高手，每天学习揣摩，自以为趣。一桌一椅，一毡一笔一张纸，一瓶墨汁写半年，这种娱乐花钱不多，图个乐呵，说不定哪天进步了，也敢给自家写个春联啥的，不用花钱求人。

静以养性，动以怡心，行止由心，动静皆宜。我的快乐其实很简单。

2021年末被新冠疫情笼罩，我虽身处陕南，不在灾害中心，却无时无刻不为西安的家人、朋友担心，为这座千年古都祈祷。朋友们也拿出乐观精神，把封控当成一次修炼，或读书，或钻研美食，或者做些平日没时间做的事。体验静处，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立春已至，待到春花烂漫时，我骑着心爱的小摩托，带你看大好河山，无边美景，可好？

（作者供职于西略分公司）

小 小 说

出征

■ 祁军平

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，与大家并肩作战。”

“李叔，您为国家辛劳出了大半辈子，也该回家好好休息。现在正值隆冬天气比较寒冷，晚上室外温度达到零下十几度，值班会很辛苦，再说您有风湿病……”陈书记劝道。

“无所谓，我都这把老骨头了，再说我女儿大学毕业都上班了，没有什么拖累，家里有老伴操持我放心。”

“李叔，您还是快回家吧，我姨等您回家过生日呢。”王段长说。

“我老李，从小父母去世的早，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而且我现在身体还硬朗，就让我发挥余热为组织尽点微薄之力吧……”

……

傍晚时分，李国强的老伴做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，张罗着给老伴来过生日。可是左等右等不见老头子回家的身影，她一边趴在窗口向外瞅，一边嘀咕：“这死老头子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按理说说完退休手续早应该回来呀，这都快七点了怎么还不见人影”。说话间，便冲刚下班进屋的女儿喊：“丽丽，给你爸打电话问问他走哪了？”

只见女儿不大一会，拉着拉杆箱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准备出门，她不解地问：“小丽，你这是上哪去？”

“我给您找我爸去。”

“找你爸，你拉个皮箱干啥呀？”

“这个暂时保密，后头告诉您。”

只见女儿匆匆地拉着皮箱出了家门，等了半个小时也没等到老头子和闺女的身影。

她正打算打电话问问这两个“活宝”跑哪去了，却在茶几上发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妈，西安疫情肆虐，我们医院要选派一支医务人员支援抗疫，我报名去当“大白”了。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，而且我年轻没负担，还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，抗击疫情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，我会保护好自己，不会给您丢脸。忘了告诉您，我爸也去公路卡口参加抗疫防控了，您好好在家，等我们回来……”

窗外飘起了雪花，大街上一辆大巴车向西安方向驶去，望着满桌子的饭菜，李国强的老伴心想，这桌香喷喷的饭菜，自己一个人吃不了浪费了，还不如热一热，打包给社区防疫执勤点的志愿者们送去暖暖身子……

（作者供职于麟游公路段）